# 小姐的短暂婚史

我是２００１年嫁给我现在的老公的，２０００年之前我是小姐，小姐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做鸡的。这件事情当然不能让我老公知道！我并不是没文化的人，还有那么点文化，学历是高

中毕业，其实当年我已经考上了某所大学，就是因为家里穷，没钱，所以根本别想上学。我只好出来打

工。虽然国家有助学基金，可是憎多粥少呀，整整一个省的名额才给１００人，哪里能排到我呢？

为了应付当时的情况，我用我做小姐时候攒下的那点钱买了一个并不知名大学的毕业证书，虽然我

老公是正式大学的毕业生，但在我眼里他简直就是个书子！太好骗了！

我老公就有一点好，不嫌弃我穷，他曾经对我说过，只要是人好，老实的姑娘，而且还孝顺父母就

可以了。

久经风月场的我这一点还是小菜一碟，我尽量把自己装得像个淑女一样，几个回合下来就把这个本

科大学毕业生骗得昏头转向的。

也可以说，我的老公纯粹是骗来的。

新婚那天真风光呀！

好几辆高级轿车，高级饭店，很多人都来祝福我们，遗憾的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我的亲戚或朋

友，我不敢叫他们来呀。

新婚之夜，我尽量让自己成为一个初经人事的少女，在老公细小的鸡巴下辗转娇啼，让老公觉得他

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一样！躺在老公的怀里我就想：要是我真是个大学毕业生，要是我真是个淑女就好

了……

婚后的生活一度很平静，虽然我没有工作，但老公并不在意，他一个月可以赚到４０００元，足可

以养活我了，但是我自己没把握住，毁了我原本美好的未来。

第一次：我在家呆了一个月，虽然不愁吃穿还有钱花，可是我烦得很！

以前的朋友我不敢叫他们来，以前的姐妹更不敢叫她们来。

每次的做爱又不能满足我！我都快疯狂了！

我现在有点烦这个书子了！每天就知道上班！回家以后跟个爷似的！做爱的时候根本没什么前奏，

一上来就挺著鸡巴操进来，即便是当年嫖客玩小姐的时候还有点花活呢！这个书子怎么连这个都不知

道？我用旁敲侧击的话启发他，可他像个木头一样，根本不知道什么，只是「哦」「嗯」「啊」地穷哼

哼，简直就是个大傻子！

半年以后，我实在憋不住了，终于打通了以前一个和我好过的老嫖客的手机……：「喂？是陈先生

吗？我是萍萍呀？还记得我吗？」我嗲声嗲气地问。

电话那边传来一个久违的广东口音：「萍萍？哦！萍萍！我找得你好苦呀！你死到哪里去了！我到

你坐台的那个酒吧一问她们说你从良啦！嫁人啦！差点没把我笑死！」

我听了这个话心里来气：「放你妈的狗臭屁！老娘就不许嫁人了？！算了！算了！本来今天想和你

续续旧情的！我生气了！算了！」说完，我就要挂电话。

电话那边马上传来男人焦急地声音：「哎呀！别呀！萍萍，我是和你逗著玩的哦！别挂电话哦！」

其实我也是成心气气这个广东老，马上又转了回来：「老陈呀，这半年你就没穿过别的鞋？骗鬼哦！」

陈先生说：「别的鞋子如果没穿过，你也不信的，穿过好几双了！可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我想你

呀！还是你这双鞋合适我的脚哦！萍萍，你现在在哪里？我马上开车去接你去。」

我和陈先生定在朝日歌舞厅门口，当我赶到那里的时候，陈先生正焦急地在车外转悠著，一看见我

简直象见到了亲娘，跑过来就把我抱住了，大马路上就要干！！

我一把推开他说：「要死啦你！先上车！」陈先生一边和我说著哪里哪里有添了新玩意，哪里哪里

的小姐又换了，反正都是圈子里的事情。一边把车开到了新月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场。

当年我和陈先生经常上这里来开房，环境不错，服务生也规矩，我今天旧地重游心情也是很好。陈

先生胖乎乎的手搂著我，对我说：「萍萍，好想你哦！你不玩了，我恨不得把自己的鸡巴割掉哦！」

我扭头看了看他，冷笑著说：「得了吧你！你会把鸡巴割掉？你要是把鸡巴割掉，我就把自己的屁

眼堵起来一辈子不大便！」

陈先生呵呵地笑著：「萍萍，干吗生那么大的气哦？我不过是说著玩的吗？其实咱们谁也别说谁，

大家都是出来玩的，要是你那个老公鸡巴大，整天弄地你跟个淫妇似的，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了哦？」

「哦！你可真会猜哦？老陈，我今天可不是和你玩来的，我就是想和你聊聊天，没别的意思哦？」

我成心气气他。

果然老陈有点著急了：「萍萍，别这样好不好，我已经好几天没碰女人了，一到晚上鸡巴就痒痒！

好人儿了。」

我「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新月大酒店的一个普通客房里，大白天的窗帘就拉上了。我坐在床上，老陈站在地上，我尽量地叼

弄著老陈的大鸡巴。一般说来，南方人的鸡巴都比较小，但老陈是个例外，鸡巴大大的、粗粗的，比我

老公的小小花生米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老陈一边微闭著眼睛，一边按著我的头，一边轻轻地和我说：「萍萍呀……哦……还是你的活儿好

呀……啊……那天我找了个刚出道的小姐，才１６岁……本来我惦著玩个鲜嫩的……可那个小姐的活儿

太粗了……叼了半个多小时……哦……我的鸡巴愣没挺起来！！……她不累，我都累了！……哦！……」

陈先生把鸡巴从我嘴里弄出来，好好用手撸了撸，然后一脚站在地上，一脚跨在床上，指著自己的

屁股说：「来！加一磅！」

我抬头看了看他说：「陈先生，可是按原来的¤格的哦？」

老陈显然著急了：「你个老婊！别废话了！钱保证给足你啦！我这里上著火呢！」说完指著自己的

屁股：「快呀！加磅！加磅！」

我从床上下来，跪在陈先生跨起的两腿之间，两支手分开他肉肉的屁股，露出了一个又臭又黑的屁

眼。先往屁眼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伸出舌头舔了起来。

陈先生一边舒服地扭动著屁股，一边用手使劲地撸弄著自己的大鸡巴，嘴里还哼哼叽叽地说：「啊

呦！活儿真地道哦！……啊！！……真爽哦！……萍萍呀！……这可是你的绝活儿哦！……哦！……爽！

……」

如果是一般的客人，加磅小姐通常就在屁眼周围做文章，很少有把舌头伸到屁眼里面的，可陈先生

是老主顾了，大家都知根知底的，以前我给他加磅的时候也都是往屁眼里面舔的，这次也不例外，我索

性把嘴盖在老陈的屁眼上，使劲地往里舔，舌头使劲往里挤。

老陈「哦！」「哦！」地叫著，手使劲地撸弄著大鸡巴，大鸡巴突然变得很粗！老陈忙把腿从床上

放下来，然后一支手抓著我的头发把我的脸仰著，大鸡巴头直直地对准我的小嘴狠狠地撸弄了两下，「

哦！！」地大叫一声，「滋！」「滋！」地射出了浓浓的精液，我尽量张大嘴接著，一口一口地往下咽。

一般玩小姐的时候，很少有人把精液射在避孕套里的，几乎都是射在小姐的嘴里，而且还要看著小

姐把精液咽下去，这已经成为了一个规矩。

老陈看著我把他的精液都咽了下去，舒服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对我说：「走，咱们洗洗去。」

我和陈先生把身体好好地洗了洗，然后又重新回到床上。老陈搂著我，先是和我说了些淫话，不外

乎就是什么鸡巴、屁眼、浪之类的，然后用手抠著我的，嘴里叼著我的奶头使劲地吸吮。

老陈从来不和我亲嘴，因为他嫌我的嘴太脏，尽管我加磅以后已经漱了好几遍口了。

玩了一会，老陈把腿一分开，然后我趴在他的腿间用嘴叼弄起他的鸡巴。虽然老陈刚刚泻了一次，

但鸡巴在我的小嘴仔细地叼弄下马上就「抬头」了，我卖力地上下点著头用嘴套弄著，老陈还嫌不够火

候，抬起屁股一下下地轻轻顶著，满房间都是我唆了大鸡巴的声音：「嘶！」「不！」……

老陈的鸡巴真好，刚唆了一会，鸡巴里的淫水就突突地往外冒，再和著我的唾沫，一会就弄的整根

鸡巴滑溜溜的，老陈一边弄著，一边和我说话：「哎呦！……萍……萍萍的活儿真好！……哎呦！……

哦！……」

陈先生让我唆了够了，翻身提枪上马，大鸡巴对准浪塞了进去。哇！好充实哦！比我老公的小小

花生米充实多了！我浪态百出地高兴欢叫著：「哦！……亲亲老公！……哦！好老公！……啊！……啊！

……爽呀！……爽死人了！」

陈先生也在我的声声浪叫中一展风采，振起精神，一边大动著，一边喘息著说：「哦！……好……

好宝贝！……还是那么浪！……啊！……真是……哦！」

陈先生骑在我身上拿住我的奶子使劲地揉弄。玩了一会，陈先生又让我来了个隔山取火的姿势，在

后面操弄著，粗大的鸡巴头刮著阴道让我爽死了！

陈先生对我说：「萍萍，阴道还是那么紧！」

我回头说：「我那个死老公根本就不会享受女人，鸡巴细细的，像个花生米一样，我一点感觉都没

有，放进来没两下就败了！真讨厌！」

陈先生笑著说：「那还是男人吗？简直就是浪费资源嘛！不过这样也好，都留给我了，哈哈！」

我啐了他一口说：「呸！操你的吧！」陈先生又大动起来。

操了一会，陈先生高高兴兴地把鸡巴拔出来，对准我的屁眼狠狠地杵了进去，当时弄得我一愣。

我回头说：「死鬼！这个毛病还没改呀？！次次都是这样！」

陈先生傻乎乎地笑著说：「嘿嘿，没办法啦！我在后面看著你的屁眼一扭一扭的，弄得我心里痒痒

死了！不操一操哪行哦！」

我说：「你操吧！再这么下去你就快得爱滋病了！快死人了！」

陈先生笑著说：「你别看我操屁眼也不戴套子，可我听人说，要是哪个小姐都操屁眼才容易得那个

病呢，要是只认准一个，保证没病！」

我冷笑著说：「你就就那么规矩了？这半年就没操过别的小姐的屁眼？骗鬼！」

陈先生好像有点著急了，忙说：「萍萍，我发誓！真的没操过别的屁眼，那些小姐们叽叽歪歪的，

根本不让操，我还是喜欢你这个啦！」

我再也没理他，继续和他玩了起来。

粗大的鸡巴在我的小屁眼里撒欢地操了起来，「扑哧！」「扑哧！」声儿真爽。陈先生的龟头大的

很，往外抽的时候根本拔不出来，只好抽半截在插进去，大鸡巴头刮著屁眼里的嫩肉，弄的我爽歪歪的。

其实女人被操屁眼能有什么快乐？好像大便一样拉出来又坐回去似的，这种玩法就是给男人取乐子

的，看著胯下的女人用屁眼唆了自己的大鸡巴，那个难受劲，屁眼终归比紧一些的，男人的鸡巴可以

感受到更紧凑地挤压。

果然，陈先生仅仅挺动了不过几十下就喘了起来，这是射精的前兆，我急忙使劲地缩进屁眼，陈先

生只是「哦！」「哦！」地干嚎两声就交代了，大鸡巴把所有的存货都吐在了我的屁眼里。

待陈先生把鸡巴拔出来后，我用两个手指堵住屁眼说：「死鬼！干吗射在里面？！」

陈先生舒服地笑著说：「没来及啦。」

我一扭一扭地走进卫生间洗澡去了。

老陈把我送回家已经是晚上了，我回到家里倒头就睡，老公回来了我也不知道。

第二次和老陈干了一次，他给了我２００块，我把钱收好。

日子又像往常一样了，没什么乐趣，我整天都是闷闷的，实在没辙的时候就手淫。可手淫哪能解决

问题呢？我只好又给老陈打电话。

老陈很高兴再次和我出来，大家玩得都很舒服，老陈给了我２００元。有了前两次的经验，以后就

常了，隔三岔五地就来一次。老陈也挺乐意的，毕竟和自己知根知底的女人一起玩不容易出事。

我和老陈的关系一直维持了半年，也不知道第几次的时候就出事了。一开始觉得里痒痒，后来蔓

延到屁眼，我就知道不好了，马上去做了检查，果然是得了性病。可巧前几天刚刚和老公来了一次，老

公也被传染上了！

老公气急败坏地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我还真没看出来，他这个书子有这么大的力气。我的骨

被打折了，牙也被打掉两颗。在他的暴力之下，我把我以前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老公跟疯了的一样

打我，我很害怕。

老公让我跪在地上，把以前和嫖客们怎么玩的，什么样的花活，什么样的经历都一点不差地说出来。

一开始我死活不说，但他死命地打人呀，用玻璃烟缸把我的头也打出了一个好大口子。我都快吓死了，

只好哆哆嗦嗦地把嫖客们怎么玩小姐的经过都说了出来。

说完后竟然发现老公鸡巴直挺！果然，老公在简单地处理了我的伤口以后，就把我拽进卧室，一次

就让我给他加了３磅！把他的屁眼舔了一遍又一遍，最后都舔得没味儿了！

老公将我捆在床头，大大地分开腿捆好，然后一次又一次地上我，所有的精液都射在我的小嘴里，

就好像我接客的时候一样。操累了他就休息，睡醒了接著操，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上了我多少次，总之他

和原来的他已经不一样了。虽然还是那个鸡巴，可硬得吓死人！一次就能在我身上挺一个多小时！然后

把我翻身捆著，撅屁股操屁眼，可能弄了７、８次！即便是接客也没有这么来的呀？总之，我已经完全

被他操昏了头。

我从卧室里出来已经是第三天以后的事情了，三天里我一次大便一次小便都没有，一滴水米没吃过，

已经完全虚脱了。

老公把离婚协议书放在我面前，我哆嗦著按了手印，然后老公就把我扫地出门了，一分钱也没有，

一件衣服都不给。

最后，我还是到邻居家给老陈打了个电话，老陈来把我接走的。看到我这个样子，老陈真急了！红

著眼睛说：「他妈的一个臭书子！你等著！我他妈马上叫人来废了他！给他鸡巴剁下来！」

我虚弱地说：「算了，算了，其实想想也是我先骗了他，也许我就是个小姐的命！……」

过了半年多，我还是每天在夜总会的直门独里招待客人，只是偶尔会想起这短暂的几个月婚姻，偶

尔会在顺路的时候看上他一眼。

【全文完】